

因为有了 爱.....

杨东明



因为有了爱……

杨 东 明

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杨东明是我国文坛上一位崭露头角的新秀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他在全国一些大型的文学刊物上，发表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作品。《因为有了爱……》这部中、短篇小说集，便是这些作品的结集。

杨东明是一位对生活充满激情的青年作家。他热爱生活，热爱青年，熟悉青年。他用手中的那支饱含激情的笔，浓墨重彩的抒写了青年们的理想、追求、思索和爱恋等五彩缤纷的生活。

在艺术上，作品也有其独到之处。它也和作品一样，篇篇都散发着青年人的朝气，和诱人的艺术魅力，很耐人寻味。

因为有了爱……

杨东明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9 5/8 插页2 字数184,000

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1,000

书号：10151-792

定价：1.30元

目 录

三眼井·····	1
我在哨位上站岗·····	18
回 声·····	37
秀女俘·····	45
寻 觅·····	62
因为有了爱·····	86
珍珠贝·····	100
夜呵，沉闷的夜·····	107
默默融化的冰雪·····	120
立正——·····	130
寻找失却的距离·····	143
在炫目的光晕中·····	161
亮 色·····	171
走出旧货店的模特儿·····	185
人生的不等式·····	252

三 眼 井

一

我家住的那条街巷叫“三眼井”。它的得名大约是因为在街口的老梧桐树下，有一口三眼井的缘故吧。那井很有些年月了，矮矮的麻石井台上，盖着一块大青石板，石板上有三个凿得圆圆的井眼，听说当初可以供三副挑子同时打水的。如今井枯了，水少了，没人来打水了。我和街里的几个女伴常在井台边跳皮筋儿，累了，热了，就趴在那大青石板上。石板凉冰冰的，井眼深幽幽的，那长满奇形怪状苔藓的井壁，那闪着黑森森水光的井底，每每把我们的遐想引到一个神秘的童话般的世界。

三眼井旁有一间灰砖灰瓦的小屋，说是一间，其实只有半间。它是依傍着我们家的山墙盖的，只有三面墙壁。屋顶呢，也只有斜斜的一块，仿佛是一顶旧帽子耷拉下来的帽檐。然而，就是这不起眼的小屋，却是全街人每天都要光顾的地方。一大清早，吱扭吱扭的竹扁担声，咣啷咣啷的水桶声就沿着深深的街巷响起，飘飘悠悠的。“喂，

三眼婆，放一挑水哟！”随着这一声招呼，那小屋的窗口就会探出一张长长的脸来，接着，哗哗的自来水就顺着一条酱红色的胶皮管流进窗外的水桶里。

三眼婆真的有三只眼睛。两条弯弯的细眉下，一左一右的两只眼睛除了特别大、特别分明外，在高高的鼻梁上端，在眉心的交合处，却与众不同地长出一个圆圆的黑黑的痣来，仿佛就是又一只眼睛！

母亲常爱在家里和串门的街坊们嘀咕三眼婆。听那话音，三眼婆当年是很俊俏的。长长的脸原本是鸭蛋形，一双脚裹得“金莲窄窄”，如今佝偻的背那时却称得上亭亭玉立。即便是那第三只眼吧，也有人把它叫做眉心“美人痣”的。然而母亲一谈起那眉心痣，就说它是个“剋星”，剋丈夫，剋儿子。不然，三眼婆何以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寡老婆子呢？

三眼婆的丈夫过世得早，撇下了一个儿子。那儿子是当支前民工牺牲了？还是因为工伤亡故了？没人能说清楚。但是三眼婆每月领取十五元钱的抚恤金，却是大家都清楚的。十五元钱确实不多，也许正因为这样，街道居民们才推举三眼婆看水管的。这样一来，三眼婆每月就可以另外增加十元左右的进项。那日子，对于一个孤寡老婆子来说，也就很过得去了。母亲对于那十元钱归于三眼婆名下似乎有些耿耿于怀。我在家里常听她对街道主任巴姨妈诉苦：“她巴姨妈哟，你算算，俺家的日子可该咋过呀！他爸拉板车，每月有八、九十元的进项不假，我在家替服

袈厂锁锁扣眼，缀缀扣子，每月倒也能拿到二、三十元。可是俺家有四个娃哟！六张嘴吃饭，平均下来一个人也就才合二十元钱……”

“是噢，是噢，”巴姨妈总爱频频点着她那剪成齐耳短发的“女干部头”，象是每时每刻都在深思熟虑什么重要问题，“可人家三眼婆若不是看水管，每月才有十五元钱哩……”

“算么子哟，算么子哟！”母亲把小茶壶举得高高的，往巴姨妈面前的茶杯里冲水，“要过细算呀，我们家是十口人吃饭哩。乡下还有她姥姥、姥爷，她爷爷也做不动了，二叔又是个瘸子，少不了每月贴济哩……”

“是噢，是噢，”巴姨妈一边吸着茶，一边吃着母亲送上来的炸麻页，好像是槽头马在倒嚼草料，“你们家也是很困难的喽，很困难的喽。这些问题，以后开会的时候都要考虑考虑……”

每逢说出这句话，就是巴姨妈起身离去的信号了。巴姨妈象在花蕊上拈蝴蝶翅膀一样，翘起手指做出个“兰花手”，轻轻地拈起一片麻页，才欣欣然迈出门去。母亲这时就招呼我来倒茶根，涮茶杯，然后又仔仔细细地算着，巴姨妈这次吃了多少麻页，是五个还是六个。母亲烦恼地算完了数，会顺手给我拿一个最小的麻页，或者掏出一分二分的小硬币，没好气地打发我说：“老盯着看什么？玩去吧。讨厌鬼！”

我觉得，母亲那“讨厌鬼”并不全是骂我的，再说又

得了便宜，就兴冲冲地跑去找女伴们玩。这样急急地跑着，常常在“花圈王”的店铺门前摔倒。那店铺门前总是横七竖八地堆放着短竹竿、木棍、断竹篾、破铁丝之类的杂物，都是很容易绊住脚的。“花圈王”是做花圈生意的。他扎出的花圈，小的象篮子，大的顶住了房梁。纸花也做的巧，黄、白、蓝，各色各样。街上人称他“花圈王”，是夸赞他手艺好，抑或他姓王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他是个“寡汉条”，六十多岁了，没结过婚。他那副斯斯文文的举止，再配着鼻梁上厚厚的老花眼镜，使我感到他很象我们小学校里的老校长。然而，“花圈王”是不识字的，尽管他能在每个花圈的中心描出一个端端正正的“奠”字来。

我一摔倒，“花圈王”就赶忙来扶。而这时，花圈铺对面就会传来象唱戏似地拖腔拖调的吆喝：“莫哭，莫哭哟——给阎王爷磕一个响头，阎王爷给你增一年阳寿！”一听这腔调，就知道是卖烤红薯的“红薯桶”。“红薯桶”姓全，身子骨圆圆实实，长得就和烤红薯用的桶炉一样。那桶炉是用一个大汽油桶改装的，中间烧着火，里面一层一层地搁放着烤红薯。“红薯桶”结过婚，不知为什么却离掉了，单身过日子。也六十多岁了，可是全没些老人样，象个泼皮孩子似的吹口哨，哼小调，晃脑袋，踢石子，还隔三差五喝得醉醺醺的，一张脸红得就象烤炉里的火。街里的孩子都喜欢吃他的烤红薯，他可算计得紧，二分钱给你称一个老鼠尾巴似的红薯根儿，还把秤砣往秤盘

那边一翘，连叫：“亏了，亏了！唉，谁让是街坊哩，就这吧。”

我们在三眼婆门前的井台边跳皮筋儿，三眼婆就会从那放水的窗口探出头来，象看大戏似的津津有味地盯着我们，一看就是老半天。有时，她索性出来帮我们扯皮筋。那是我们都不乐意干的，她却象一根树桩子似的心甘情愿地站在大太阳下一动不动。“米多来米多来米索米，米多来米索米来多来……”我们唱着，跳着，她也随着哼呵，晃呵。我们穿的小花褂被汗湿透了，可她穿着黑绒布坎肩，在日头底下却一丝汗也不出，只是懒洋洋地闭上眼，象只晒太阳的老猫似的，舒舒服服打着哈欠。

我们渴了，就到三眼婆的小屋里讨开水喝。她的床头总是摆着一个古铜色的花瓶，里面插着一束纸花，那是用银箔纸做的，洁白，熠熠地闪着光。在那花瓶旁边，又总是摆着一个烤红薯，圆圆滚滚，带着一层层皱折。薯根处流着“油”，香味扑鼻。在三眼井，只有“花圈王”才能扎出那么漂亮的纸花，只有“红薯桶”才能烤出那么香的红薯哟！

在我的印象里，三眼婆小气得很。她绝不允许我们碰一碰那花瓶里的纸花，也从不让我们吃那床头的烤红薯。轮到我跳“第四节”了，那皮筋高高地举过头顶，我忽然胆怯了。塑料鞋里粘乎乎的，搞不好会摔个仰八叉哩。于是，我对三眼婆说：“婆婆，扭开水管，让我冲冲脚吧？”

三眼婆放下手里的皮筋，走进了小屋。“女伢，伸了脚没有？”她从那窗口探出头来看。

我们几个女孩早已伸出脚了，在橡皮管下等得不耐烦了：“放呵，放呵，快放水呵！”

腿都伸痠了，那水终于流了出来。不是哗哗地，而是哩哩啦啦地，冲得真不过瘾。大家的脚刚刚湿了一遍，那水管就关住了。

“婆婆，放呵！放呵！”我们又一起叫起来。

“够喽，够喽。”三眼婆已经走出了小屋，在我们面前伸出一只手。

“么事？”我们惊讶了。

“把钱。一分。”

女伴们咬住嘴唇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没办法，我只好从口袋里捏出一个小小的硬币来，生气地递给了三眼婆。这一分钱是我劈柴禾，从妈妈那儿得到的奖赏。给“红薯桶”说说情，兴许能从他那儿买到一根“老鼠尾巴”哩。唉，真可惜。

小气的三眼婆！

二

可有的时候，三眼婆并不小气。

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，当街口的路灯昏昏黄黄地亮起来的时候，三眼井的人们发现，这街巷里徘徊着一个陌生的乡下姑娘。穿着一件大红大绿的花棉袄，挎着一个土染

的蓝布包。她在麻石井台上坐了多半晌了，人们都以为她是走累了歇歇脚。她在“花圈王”的铺面前打了好几个转悠了，“花圈王”还问过她要不要买花圈。她用一角钱从“红薯桶”的秤盘里拿走了一个鸭蛋大小的红薯，又花了二分钱在他的茶水摊上坐下，一直坐到“红薯桶”收摊上门板。天黑透了的时候，那呼呼叫着穿街过巷的老北风把她象根稻草一样，飘飘悠悠地吹到了三眼婆的小屋里。两人欹欹歔歔地扯了多半夜，第二天，整个三眼井的居民都知道了：三眼婆收了个干女儿。

过了两天，半晌午头上，巴姨妈正坐在我家堂屋里，翘起兰花指拈麻页吃的时候，三眼婆拉着那乡下姑娘进了门：“她巴姨妈哟，让孩子认认你，这是我的干女儿，花妹。”

花妹恭恭敬敬弯下腰，叫了声“姨妈”。

“哟，哟，这是做啥子，做啥子哟，”巴姨妈笑嘻嘻地摆着手，但身子依然端坐着纹丝不动，“这孩子，有啥事，尽管说，尽管说。”

三眼婆眉心那只眼也笑得颤微微的：“花妹也，巴姨妈是出名的菩萨婆婆，心眼顶好，托她的福，求她照应照应。”

花妹红着眼圈，呜呜咽咽地讲起来。原来她是南乡里过门不久的新媳妇，因为受不了丈夫虐待，又无颜回娘家，所以跑到城里想找个活干。大家听了，都陪着掉了泪，又骂了几句男人们。最后，说到“找活干”，巴姨妈

沉吟了片刻，又连着嚼了两片麻页，才吃劲地想到了一个主意：“花妹子，算你赶上啦！听俺老头子说，地委大院里的啥主任抱了孙子，正急着找人帮忙看娃崽哩。你肯去帮人不？”

“哎哟，还说那个哩？快谢谢巴姨妈，谢谢啦！”三眼婆拉着花妹，自己倒先弯下了腰。

巴姨妈的“老头子”，在地委大院当勤杂工。因此，从巴姨妈那儿经常能听到诸如“地委赵书记的爱人得了肝炎”啦，“李秘书长的大儿子偷自行车让公安局抓住”啦，“张部长和老伴闹着要离婚”啦之类耸人听闻的消息。三眼井的人们对这些消息中的人物是带有几分敬畏的，因而对得知这些消息的巴姨妈也就带了几分敬畏。虽然那些消息的可靠程度往往令人生疑。

然而，这次巴姨妈毕竟是靠得住了。没多久，花妹果然被领了去，帮人家带了吃奶的孩子。虽然，那抱孙子的并不是“地委大院的啥主任”，而是住在地委大院之外的“啥局长”。

巴姨妈做下的这件善事使得三眼井人人皆知，还是因为那一天早上挑水传开去的。三眼井的挑水“高峰”是一早一晚。冬季的早上，天特别冷，人又多，大家只有按先后顺序排队挑水。我挑着水桶去的时候，前面已经有了十几个人。三眼婆怕乱了队，在小屋外站着，一边和大家寒暄，一边招呼着先后秩序。

这时候，巴姨妈随儿子拉了个自己做的小板车走来

了。离老远，就和三眼婆打上了招呼：“哟，大冷的天，你咋站在外面放水呀！”

“不碍，不碍。她巴姨妈，让孩子来打水就妥了，还劳你自己也来呵。”三眼婆哈腰笑着。

“花妹也没回来看看你呀？这孩子不懂事，一走就把恩人忘了！”

“忙哩，忙哩。昨个早上抽买菜的空，还来瞧了瞧我。你还没起床，花妹让给你带个好哩！”

“没忘就好，没忘就好。我给她找的这家呵，条件可好啦。那局长最厚道……”巴姨妈哇啦哇啦地卖派着凑近三眼婆，一闪身，她儿子拉的小板车就挤进了队伍里。

“哎，哎，巴主任，排队啦！”排在我前面的“花圈王”嚷起来。他凭手艺吃饭，从来不买巴姨妈的账。

巴姨妈故作惊异地看了看三眼婆，问道：“噢，咋个？还排着队哩？”三眼婆闭上了两只大眼，迟迟疑疑地点头说：“哦，排队，都排队。”

“哎呀，我今早赶忙哩。老头子要到地委去，赵书记开会，会议室总得先收拾收拾。区里呢，又通知街道主任开会。”巴姨妈虽然是自言自语，可分明是在让别人听哩！

“谁不忙呵？我火上还熬着粥哩，工夫长了糊锅！”

“花圈王”一点儿不饶人。

“她姨妈，难为你了，拢共几个人，排队也快。”三眼婆象在央求什么。巴姨妈狠狠地将儿子一拉，那小车随

着她儿子手里的绳子滑出了队伍。“花圈王”心安理得地接满一挑水，晃晃悠悠地走了。下一个轮到“红薯桶”，他倒识趣，拉过巴姨妈的小车就往那桶里灌水。巴姨妈只当看不见，撇过三眼婆，径自和“红薯桶”拉呱起来。水接满了，巴姨妈随儿子拉起绳子就走，三眼婆追上来说：

“她姨妈，水钱！”

“水钱？不是给过了吗？”

“不够的。这几天你们拉的水算起来，还欠下一角哩。”

“你算错了吧？一分钱一挑，一挑是两桶。我这车上可只有一个桶哟！”

三眼婆双眉一蹙，眉心的那只“眼”晃动起来：“一个桶！你那一个桶，顶别人两桶还不止哩！”

巴姨妈脸上挂不住了，“哎哟，哎哟，啥大不了的事，早说清楚多爽快。不就是想多收两个钱嘛！要多少？拿着吧！”巴姨妈从荷包里掏出手帕，从几张大票子的缝隙里抖出两个五分硬币。三眼婆伸手去接，巴姨妈却将手帕一抖，“咣唧唧”，那两个小钱在高低不平的鹅卵石路面上跳着，滚了开去。

三

上班的人们最忙的时候，正是三眼婆最得闲的时候。大概是太寂寞的缘故，她遛跬着到了“花圈王”的铺面前，身子一沉，就在小板凳上稳稳地坐下了。

“哟，他王哥吔，你这扎的是牡丹花吧？”

“是哩，牡丹花王，这是朵‘娇客三变’。”

“哟，这是粉团蔷薇吧？”

“不，这是月月红，红月季。”

“哟，紫绣球，白芍药！你这儿真算得上花房哩。”

“莫夸，莫夸。花再好，也引不得蜜蜂蝴蝶来。”

“咦，也莫说。瞧你扎的这朵凤仙，怕真有人采去，染红指甲哩……”

人老话多，俩人一扯起来就没完。话说到这儿，只听对面“咣咚”一声响，原来是“红薯桶”上门板关铺门了。

其实，三眼婆刚顺街走过来的时候，“红薯桶”远远瞧见，就吊起尖嗓，唱起他最得意的花鼓灯小调来。三眼婆却连头也没歪一歪。于是，小调唱完就响起了关门板的“咣咚”声。哪有早上刚开张就关门的铺子？那赶早集的乡下人都围着“红薯桶”嚷嚷。三眼婆坐不住了，她忙起身走过街去，笑着说：“他全哥……”一语未了，只听“咣咚”又是一声响，“红薯桶”对着三眼婆的鼻子合上了最后一块门板。

半晌午的时候，巴姨妈又坐在了我们家堂屋里。顾不得细细品茶，顾不得伸着兰花指拈麻页吃，比茶水和麻页更津津有味的是“‘红薯桶’醉打三眼婆”这个新话题。三眼井这个小街巷原本就是站在街口打个喷嚏，满街窗玻璃都会格格响的所在，刚才街上发生的那桩了了小事，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巴姨妈耳朵里。再经她一穿凿附会，就变成

了一出情节复杂的闹剧。剧中人物三眼婆呢，自然是作妖作怪的狐狸精，不然何以挨了“红薯桶”两耳光呢？

“唉，寡妇当尼姑，生成就是那种人嘛。”巴姨妈叹了口气。

“是哟，卤腊店的鸡爪子，贵贱不算货。”母亲附和着。

“哼，小秃跟着月亮走，谁也别沾谁的光。”巴姨妈忿忿地说：“我当初怎么管起她干女儿的闲事来，给她安排了那么好的工作，美得她哟……”

巴姨妈又讲起了清早挑水的事，三眼婆自然被说成了一个贪心又不讲理的人。末了，巴姨妈恨恨地说：“群众早就对她管水有意见了，提议要换一个人哩。”

“换谁？”母亲问。

“你来挑这副重担吧！”

“我……，怕不行吧？”母亲高兴地说。

“为人民服务嘛。开个群众会，通过一下，这事好办。”巴姨妈干练地晃着“女干部头”，“不用咱们说，让群众说。‘红薯桶’就可以带这个头嘛。”

母亲打发我去找“红薯桶”来。“红薯桶”果真喝醉了，进门的时候，一头撞在门框上，惹得巴姨妈笑起来。

四

当天晚上，三眼井果真开了一个街道居民会。每户居民派一个代表，那代表，有八十岁的老爷子，有刚上学的

小学生，有拖娃带崽的小媳妇……哇哇啦啦，着实热闹。

母亲拉着我，守着一盆炭火坐着。天冷得很，母亲的手心却出着汗。巴姨妈就在我旁边坐着，她泰然自若地和街坊们寒暄着。会迟迟没有开始，“铁锅李”家的大儿子等急了，问道：“巴姨妈，今晚开会啥内容？咋还不开始？”

“急个啥子？又不是给你讨媳妇。”巴姨妈嘴说不急，却时不时地往门口看着。有两个主要的角色没来，“红薯桶”和三眼婆。

等了好一会儿，“红薯桶”终于来了。他大概早已醒了酒，脸色苍白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巴……巴主任，三眼婆出……出事啦！”

原来吃过晚饭后，三眼婆就来开居民会。她知道“红薯桶”每天一早一晚都要担一挑水，而今天晚上却例外了，家里的门板上得紧紧的，听人说醉倒在屋子里。三眼婆心里很过意不去，就顺路挑了一担水，给“红薯桶”送来。谁知道单身汉邋邋，天天把泔水、尿水随手倒在门口，那地上早结了一层滑溜溜的冰凌。三眼婆挑到了门口，脚下一滑就摔倒了，再没爬起来。街对面的“花圈王”见着了，忙喊起“红薯桶”，俩人一起拉着板车把三眼婆送到了医院。这会儿，“花圈王”正陪着三眼婆照X光，医生说摔得不轻，怕是伤了脊梁骨。

“哎呀，少怕失血，老怕伤骨！”母亲怜悯得吸着嘴。